

## 十六、七世紀之間呂宋的漳州方言<sup>1</sup>

洪惟仁

### 1. 前言

#### 1.1 明代走私貿易時代的月港

明初，朱元璋實施海禁，規定「片板不許入海」，但仍沿襲舊制，設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實際是政府獨占朝貢貿易，而禁止民間貿易。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在明州、泉州、廣州恢復設市舶司，並遣使海外，宣揚國威。1405 年起鄭和七次下西洋，帶動了海外貿易與移民南洋的潮流。

雖然民間自由貿易受到禁止，但民間走私貿易極為興盛，其中有內因，也有外因。

福建人早在南洋進行貿易，十五世紀中國的手工業發達，手工藝商品化，商業資本主義開始萌芽，亟需找到出口管道，是為內因。

十六世紀歐洲海商殖民勢力東漸，開啟了「大海洋時代」。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揭開西歐殖民主義的序幕。1511 年葡萄牙即佔領麻六甲（Malacca），1571 年西班牙佔領馬尼拉（Manila）；1619 年荷蘭佔領雅加達（Jarkata），建 Batavia，1624 年佔領台灣，1641 年奪取麻六甲；接著英國於 1786 佔領檳榔嶼（Penang）、1819 年佔領新加坡（Singapore），並從荷蘭手中接管麻六甲。整個南洋都被西歐殖民主義所染指。大海洋時代開始以後，世界的海路暢通，貿易繁榮，而朝廷壟斷，效率奇差。民間行商趨利，勢所必然。這是外因。

海禁只是逼使民間舶商走向地下化，進行走私貿易。當時的福建海商事實上是東亞國際貿易的主角，但福建海商不但沒有受到皇室的鼓勵，反而因為皇室實施海禁，被逼成海盜。<sup>2</sup>海外貿易同時帶動了移民潮。

<sup>1</sup> 本文初稿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所舉辦的「中西語言接觸系列研究 workshop (1) — 西班牙語與閩南語的接觸研究」發表（2013, 9/28）。撰稿及修改中承蒙周振鶴教授、韓可龍教授、溫婷婷教授、李仲民博士的討論與指正，謹此致謝。又刊出時改為簡體字。

<sup>2</sup> 詳參曹永和〈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1984）及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1984:73）。

十六世紀初漳州的「月港」就是在這個時代潮流下成為中國最大的海外貿易中心和移民口岸。這個港口原本是一個走私港，1510 年時已經有「小蘇杭」之稱，1567 年改名「海澄」，正式指定為對外貿易港。<sup>3</sup> 此後至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海外移民都是以月港為主要出海港。1571 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之後，鄭成功 1661 年攻佔台灣以前，呂宋是中國移民唯一的目的地。漳州人佔了地利之便，成為移民的主角。

《明史》載：「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sup>4</sup> 何喬遠（1558-1632）《閩書》（1620）亦云：「呂宋為西洋諸番之會，...閩人多往焉，其久賈以數萬。」<sup>5</sup> 又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1617）記載：「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sup>6</sup>

所謂「澗內」指的是呂宋 Parián，當時人口「數萬」應該是事實。菲律賓西班牙殖民當局曾於 1585 年和 1590 年兩次到中國招募農民前往墾地。據統計，1571 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時 Sangley 人只有 150 人，1593 年激增至 1 萬，1603 年已經達到 3 萬，其中大部分聚居馬尼拉<sup>7</sup>。就在這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對 Sangley 人進行大屠殺。據《海澄縣志》（乾隆本，1762），死難者達 25,000 人，十之八是海澄縣人<sup>8</sup>。

事件發生後，華人仍然繼續移民呂宋，但是自從 1661 年鄭成功驅逐荷蘭，攻佔台灣之後，福建移民不分漳、泉，大量往台灣移民，呂宋不再是福建移民唯一的目的地，移出的福建人也不在限於漳州人，泉州人移民台灣的人數甚至比漳州人還多。

## 1.2 本文的目的

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南洋唯一的歐洲殖民者只有葡萄牙人及西班牙，荷蘭人還沒有佔領印尼，也還沒有佔領台灣。華人自稱為「唐人」（Tâng-lâng），西班牙人把華人叫做 Sangley<sup>9</sup>。西班牙殖民菲律賓初期在馬尼拉附近針對 Sangley 人進行傳教活

<sup>3</sup> 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1984:78-79）。

<sup>4</sup> 《明史·外國四·呂宋》卷三二三。

<sup>5</sup> 何喬遠《閩書》卷三十九。

<sup>6</sup> 「澗內」即 Parián，是唐人聚居地，馬尼拉最繁榮的商業中心、手工業區。

<sup>7</sup> 轉引自《福建移民史》（林國平、邱季端 2005:219-220）

<sup>8</sup> 《海澄縣志》卷十八記載：「萬曆三十一（1603）年，呂宋殺華人在其國者二萬五千。澄人十之八。」不過我們懷疑死難數字可能高估，當時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只有 1,000 人，如何能夠屠殺 25,000 華人？華人何可任其屠殺？根據本研究，末句「澄人十之八」也有值得可疑之處（詳參本文結論）。

<sup>9</sup> 「華人」一詞意義比較廣泛，約當「中國人」或「漢人」，但南洋「華人」移民自稱為「唐人」，「華人」只是官方的稱呼。西班牙人稱在菲律賓的唐人叫 Sangley，聽說是由漳州話「生理人」的音譯，也有人說是「商旅人」之音譯。不過音韻對應都有問題，意義上似以「生理人」比較合理，但因為當時的文獻，如【附圖 2】所示的 Sangley 圖（Boxer Codex, 1590:391），漢字已經寫成「常來」，還是不宜任意新譯。無論漢字怎麼寫，Sangley 有特別的用法，專指早期菲律賓的漳州移民，其語言為

動，留下了豐富的語言文獻。由上述可知，這個時代移民菲律賓的唐人主要由「月港」出航，由於地緣關係，十六、七世紀之間菲律賓的唐人以漳州人為主，其主要方言當然是漳州話。因為當時移民的歷史尚淺，估計漳州話還保存著相當的純粹性，因此這些紀錄就成為研究漳州方言史非常寶貴的文獻。

本文的興趣是探討當時的閩南語文獻所反映的是什麼方言？西菲傳教文獻及前人的研究都證明十六、七世紀之間菲律賓的閩南語文獻是漳州話，沒有異議。但本文要進一步探求下面兩個問題：

1) 十六末、十七世紀初西班牙傳教士在菲律賓留下的閩南語文獻是世界上最早的閩南語漳州話音韻紀錄，這些文獻比漳州最早韻書《雅俗通十五音》出版的 1818 年<sup>10</sup>早了兩百多年。比較這兩份資料，可以發現這兩百年間漳州音韻發生了什麼變化。

2) 十六、七世紀之間菲律賓的閩南移民，其出航港口雖然是月港，但移民的唐人主要原鄉是月港嗎？如果是月港，那麼十六、七世紀之間菲律賓閩南語音韻應該合乎月港方言的特色。如果不合，那麼反映的是什麼方言？如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就可以推論菲律賓的 Sangley 人主要的原鄉在哪裏。

既然《海澄縣志》明確記載著呂宋華人「澄人十之八」，我們就以「Sangley 話最接近海澄話」作為工作假設來檢驗其真假。

## 2. 十六、七世紀之間的菲律賓閩南語文獻

### 2.1 西菲當局的政策與漳州移民的命運

1565 年，西班牙攻佔宿務島（Cebu），1571 年佔領呂宋，建馬尼拉城，之後多次到漳州招募唐人協助開發馬尼拉。到了 1603 年，華人在短短 32 年間就增加到 3 萬，而當時西班牙人只有 1,000 人，人口差距甚大。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活動實際上是隨著歐洲殖民地擴張的腳步亦步亦趨的。西班牙在菲律賓殖民地的傳教當然也是如此，而且更具強迫性。

西班牙人為了防備華人叛亂與向華人傳教，採取兩個政策：一是對於唐人抽重稅與重勞役，並把唐人的活動範圍限制在馬尼拉王城（Intramuros）外巴石（Pasig）河畔的八連（Parián）社區；第二個政策是立了多項優惠措施鼓勵華人信奉天主教：1) 稅收方面：凡信奉天主教的華人 10 年內免除所有額外稅，只需繳納與土著同樣的稅收；2) 不受居留菲島華人員額之限制；3) 華人天主教徒居住在比農多區（Binondo，在巴連區西邊）；4) 可自由選擇居住地；5) 可自由與土著通婚。<sup>11</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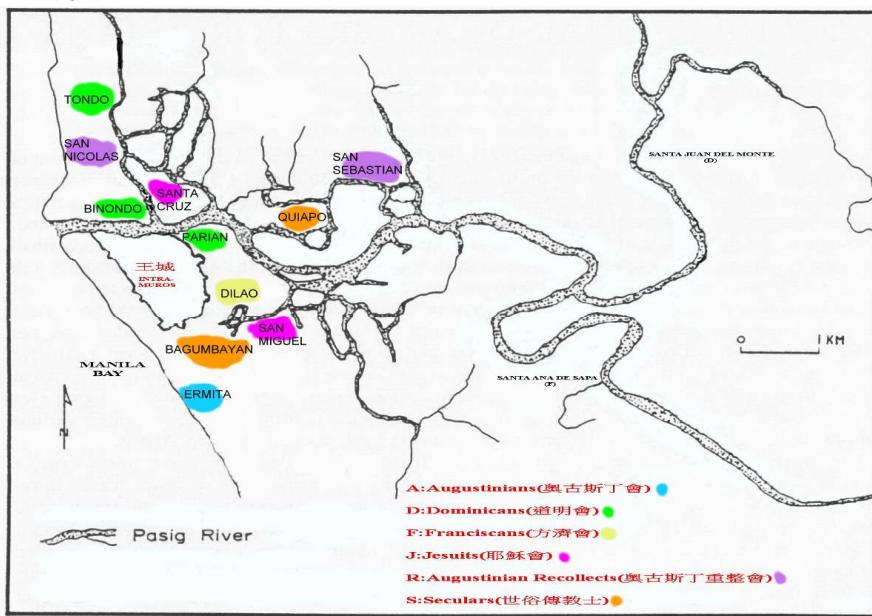
Sangley 話。本文採用 Sangley 一詞，不加漢譯。

<sup>10</sup> 閩南語最早的韻書是泉州的《彙音妙悟》，出版於 1800 年。

<sup>11</sup> 詳參趙啟峰〈族群、宗教與認同一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2011）。

在上述西班牙的兩個政策下，華人社會逐漸分化為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兩大類，而政策所表現的差別待遇更加引起非天主教徒的不滿。唐人與西班牙殖民者存在的矛盾，引發了多次唐人反抗以及西菲當局屠殺華人事件<sup>12</sup>。華人居住的八連不斷被毀與重建<sup>13</sup>。

天主教有許多派別，十七世紀初期馬尼拉教區的分佈如下圖所示。



【附圖 1】天主教各支會在馬尼拉及周邊傳教區域分布圖  
資料來源：引自趙啟峰〈族群、宗教與認同一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

由上圖可見，華人分別居住在 Parián 和 Binondo，並且都在道明會的教區內。被限制在八連區的唐人受到重稅、屠殺的壓迫，相對的，比農多區的天主教華人則可以免除壓迫，成為唐人的特權階級。

可以預期，華人紛紛改信天主教以獲取特權，並與菲律賓土著混血。其所生子女謂之 Sangley-Mestizos。雖然這些土生華人具有中國人的血統，但是無論是文化上、語言上都已經不像是中國人，他們受西班牙教育，講西班牙語和菲律賓語，積極模倣歐洲

<sup>12</sup> 事件發生的原因有二：一是西班牙的高壓統治，一是西班牙人對華人的猜忌。最初是 1574 年中國海盜林鳳受到明朝廷的追捕，為了尋找安身立命之處，帶領追隨者計畫移民至菲島，與西班牙人對峙約 5 個月之久，最後林鳳放棄，率眾突圍而去。西班牙人深怕將來類似事件發生馬，尼拉城內的華人作為內應，因此把華人都集中到八連去。1593 年 10 月 25 日，有 250 人唐人被征募去給遠征葡萄牙殖民地 Moluccas 的海軍當船夫。潘和五領導反抗，殺西班牙總督 Gomez Perez Dasmariñas。事後引起西菲當局在八連的屠殺報復；1603 年 10 月 3 日唐人再次爆發反抗事件，但由於缺少武器和軍事經驗，僅堅持了 41 天。事件結束後演變成西菲當局對唐人的一場大屠殺，這次屠殺，聽說死亡 2 萬至 2 萬 5 千唐人。

<sup>13</sup> 被毀的原因有屠殺與火災，而兩者有相關性。根據趙啟峰〈族群、宗教與認同一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2011:9)的統計，從 1582 年首建八連，到 1784 年火災，共有 8 次毀社與重建，唐人在 Pasig 兩岸間遷徙。

人的文化特質。<sup>14</sup>他們並不自認為是華人或是土著，而自認屬於另一種特殊的族群。請比較下面兩張圖片：



【附圖 2】1590 年代的 Sangley



【附圖 3】近代 Sangley-Mestizos 服裝

資料來源：【附圖 2】引自 Boxer Codex, 1590:391；【附圖 3】引自 李毓中、季鐵生著〈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的菲律賓華人生活〉。

左圖是 1590 年呂宋唐人所繪的 Sangley 的圖像（請注意標題「常來」二字），完全是中國式服裝。右圖是完全西化了的近代土生華人 Sangley-Mestizos 婦女，著西班牙及菲律賓土著混合形式的服裝，看不到中國文化的元素。

由上述可知，我們現在研究的 Sangley 話是已經在呂宋消失了的、400 餘年前的漳州腔閩南語。

## 2.2 西班牙天主教神父留下的閩南語文獻

### 2.2.1 道明會所編漳州話白話教義書

如【附圖 1】所示，唐人集中的 Parián 和 Binondo 都屬於 Dominicans（道明會）的

<sup>14</sup> 比較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閩南人與馬來人的混血兒男的叫峇峇仔（baba），女的叫娘惹（nyonia），這些混血的後代發展了一種 creole，叫做峇峇語（Baba Malay），但他們的服裝和習俗保存著明代的中國文化。由此可見西班牙殖民者對菲律賓唐人進行強力同化政策的力道。

教區。道明會神父為了向唐人傳教，學習當地通行的漳州話，用漳州話發音的漢字和羅馬字寫成教義書（*Doctrina*）是理所當然的事。

初期道明會對唐人傳教最重要的一位神父是 Juan Cobo (1541-1592)。他的漢名「高母羨」（這三個字都要加上口字旁，因為排字困難，暫時省略，其漢名閩南語譯音應該是 Ko-bó Suān)<sup>15</sup>。他 1587 年抵達菲律賓，1588 年即在 Binondo 建 San Gabriel 教堂及同名的醫院。Cobo 神父很快地學會了漢文以及當地唐人使用的漳州話。1592 年他奉命前往日本擔任使節，欲見豐臣秀吉不成，回程不幸在台灣去世。Juan Cobo 雖然不幸早逝，但他留下許多為後人追念的著作。其中與閩南語相關的文獻有：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漢語基督教教義書) 的閩南語版<sup>16</sup>。佚年 (1592?)、佚名<sup>17</sup>，共 62 頁。Keng Yong (龔容) 刻本<sup>18</sup>。今藏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編號 Riversa, V. 73, ff. 33)。

這本書用漢字書寫，語言是閩南語，是基督教最早的閩南語漢字文傳教文字，比閩南語最早的劇本《荔鏡記》(1566) 略晚。但兩者漢字的選用相當近似，是研究當代漢字很寶貴的文獻。

從這本中文譯本可以斷定其語言屬於閩南語，但無法斷定甚麼方言。幸好同時有兩種羅馬字版 (1605)，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編號 Add. 25 317)，1951 年有複印本出版。龍彼得名論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van der Loon 1967) 把這兩個羅馬字本和漢字本逐字對照，重新排版，做為論文的附錄 (Appendix II)<sup>19</sup>。這個對照本是研究 16-17 世紀間菲律賓閩南語最方便的資料。

最早介紹 Juan Cobo，並討論這份教義書的是方豪，他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上)》(1998:83-88) 簡要地介紹了這本書，並指出這是第一本漢字閩南語傳教文字，

<sup>15</sup> Juan Cobo 於 1592 年出使日本，上書豐臣秀吉，文末漢文曰：「西士出壹千五百九十二年仲夏朔日，托重僧師羨高茂拜上」(引自方豪 1998: 88)，Juan Cobo 譯成閩南語是「高母羨」(Ko-bó Suān)，他的閩南語譯名都用這個譯名，「高母」是姓、「羨」是名，譯成「羨高茂」比較雅，大概是當時中國譯員的建議，但這個譯法把「羨」當成姓了。

<sup>16</sup> *Doctrina Christiana* 原作者是 Fray Juan de Plasencia，1593 年在菲律賓 Saint Gabriel 的授權下出版，出版時同時有兩個譯本，除了閩南語漢字文譯本，還有他加祿語 (Tagalog) 文譯本與西班牙文本皆為木刻本。1946 年美國富商 William H. Schab 在巴黎從一位舊書收藏家購得西班牙語加祿語合刊本，後來轉賣給 Lessing J. Rosenwald，這位先生把它捐給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這是世界孤本。1947 年國會圖書館影印再版，加祿語最寶貴的文獻得以重見天日。

<sup>17</sup> 這本書沒有作者，也沒有出版年，方豪認為這本書出版於 1593 年，但有些學者認為於 1590-1592 年間所刻，是 *Doctrina Christiana* 最早的版本。至於作者也有許多猜測，也有說是 Miguel Benevides 所譯，大抵高母羨說比較可信。最可能的情況是 Cobo 主持，在 Miguel Benevides 和唐人信徒的合作下寫成。

<sup>18</sup> Keng Yong (龔容) 是菲律賓唐人中最有名的刻書師傅，十六、七世紀教會出版的所有刻本都出自他的手藝。

<sup>19</sup> 附錄收在 Van der Loon, Pitter. 1967:143-186。不過重刊的對照版在符號上有一些修改，送氣符號原來用上標的 h 標示，改用反逗號 ‘，如 th→t‘，這是官話羅馬字普遍流行的符號。

其出版年代比羅明堅《聖教實錄》只晚了八年，比利瑪竇《天主實錄》早了三年。

Juan Cobo 也把明代中國最流行的童蒙書《明心寶鑑》翻譯成西班牙文 *Beng Sim Po Cam* (Rico espejo dal buen corazón, 1590)，共 153 頁，文末註明「羅明敦會士 Juan Cobo 譯，一五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馬德里呈獻裴理伯二世」。這是現存漢籍西譯的第一部，方豪說：「就是因為這部譯本，我纔稱 P. Juan Cobo 高母羨神父是西班牙第一位漢學家，過去他一直沒沒無聞，但我們有責任表揚他。」<sup>20</sup>

這本書雖然是西班牙文譯本，但其音譯詞都採用漳州音，因為譯音詞多半採用文讀音，因此這本書提供了漳州文讀音語料，是十六世紀末閩南語漳州文讀音最早的文獻，當然也是閩南語文讀音最早的文獻。

Cobo 神父約在同時還出版了 5 種漢文傳教典籍，如 *Catecismo de la Doctrina en caracteres chinos* (漢字基督教教義問答，1588-1589 出版)、《新刊格物窮理便覽》、《新刻僧師高母羨撰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1593 出版，藏馬德里國家圖書館)、《新刊僚氏正教便覽》(1606 出版，藏維也納國家圖書館)、《天主教義》(1605 年出版，藏梵蒂岡圖書館)，均非閩南語文本，不在此討論，但從這些漢文書籍的出版，也看得出當時 Sangley 人文化水準之高。<sup>21</sup>

總之，以 Juan Cobo (高母羨) 為首的道明會神父所寫的白話文字為閩南語漳州話漢字、語音、詞彙、語法留下寶貴的文獻。本研究即以這些語料為主要材料。

## 2.2.2 菲律賓傳教士所編漳州話詞典

16-17 世紀在菲律賓的傳教士也為閩南語編了好幾種字典。以下分為現存及亡佚 2 類，簡介如下：

### 2.2.2.1 至今現存的詞典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傳教士一面學習唐人語言，一面把所聽到的紀錄下來，編成詞彙集 (Bocabulario) 或詞典 (Diccionario) 及語法書 (grammatica) 或虛詞典 (arte)，在傳教士之間流傳。編纂詞典和虛詞典互相參照是傳教學習語言的方法。<sup>22</sup> 因此呂宋

<sup>20</sup>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1998: 88。

<sup>21</sup> 當時的呂宋是一個相當大的港市，在呂宋的 Sangley 人有 3 萬人，這些人大部分是商人、工匠，不是農民。傳統中國以農立國，佔人口 98% 的農民多半是文盲，但商人和工匠大部分是識字階層，他們不但識字，而且都會算術，因此可以推測呂宋 Sangley 的文化水準相當高。這一點可以從當時有出版社，有刻書家、畫家看得出來。如果當時 Sangley 都是文盲，Juan Cobo 也無法翻譯《明心寶鑑》、更不可能引起他撰寫這五種以識字階級為對象的漢文教義書的動機了。

<sup>22</sup> 石崎博志 (2013) 羅列了許多道明會教士同時編纂漳州話、福安話的字典和語法書的例子，比較到日本傳教的傳教士也同時編字典和語法書，認為同時編纂詞典和虛詞典互相參照是傳教士學習語言的方法。

的傳教師留下了許多詞典和虛詞典。

龍彼得在大英圖書館發現典藏了一份沒有名字的 *Spanish Manuscript* (編號 Add. 25 317) (西班牙手稿集) (337 頁)，分為 5 部分，其中有兩本詞典手稿 (詳參 Van der Loon 1967: 99-108)：

1)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 (旅菲律賓唐人話字彙) (2<sup>a</sup>-224<sup>b</sup>)，約 1617 年編；

2)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漳州話虛詞典)。這本虛詞典和 *Bacelona* 大學圖書館所藏同名虛詞典內容極相似。

貝羅貝在發現西班牙 *Bacelona* 大學圖書館典藏了一本詞典：

3) *Grammatica China: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漢語語法典：漳州話虛詞典)，Melchior de Mancano 神父於 1620 年所編。手稿，共 33 頁。他編這本字典的目的是供 Rajmundo Feijoo 神父使用。<sup>23</sup>

韓可龍 2006 年在菲律賓馬尼拉 *Santo Tomás* 大學資料庫見到兩本字典手稿 (Klöter 2010a: 73-81)，扉葉遺失，因此佚年、佚名<sup>24</sup>：

4)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西班牙語漢語字典)，共 552 張，雙面書寫，收 20,000 詞。

5)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y China N. I.* (西班牙語漢語詞彙集)，共 330 張雙面書寫，收 17,000 詞。

耶穌會 (Jesuit) 神父 Pedro Chirino 曾經在菲律賓過了 12 年傳教生活 (1590-1602)，最初在馬尼拉，後來奉命到宿霧島 (Cebu) 擔任耶穌會學院 (Jesus college) 院長，開始學習 Sangley 話，在總督派給他的一位唐人助手 Don Luis de los Mariñas 的協助下，很快學會 Sangley 話。他編了一本字典：

6)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漢語西班牙語詞典，1604)，羊皮紙封面八開寫本，共 83 頁，今存羅馬 Angelica 圖書館<sup>25</sup>。在漢字下邊用羅馬字標示漳州音，右邊註

<sup>23</sup> 參照 Hiary Chappell and Alain Peyraube (曹茜蕾與貝羅貝)，*A diachronic exploration of analytic causatives in early modern Southern Min.* (近代閩南話分析型致使結構的歷史探討)。

<sup>24</sup> 除了這下列兩本字典，韓可龍引用 Gongzalez (1966:412) 的報導說資料庫還有一本 400 張雙面書寫的西班牙語漢語字典，但是 2006 年韓可龍訪問 *Santo Tomás* 大學時已經遺失。

<sup>25</sup> 本詞典有一段獻辭，高田時雄 (2009:669) 中譯如下：「漢西辭典，這是耶穌會會士彼得·齊瑞諾神父通過在菲律賓有超過四萬人居民的中國人的會話學到的語言，謹將本書獻給彼得·齊瑞諾神父本人所尊敬的祭衣室司事猊下。1604 年 4 月 30 日。」這段話中，「四萬中國人」一語證明 1603 年大屠殺前唐人人口數萬及 3 萬人的統計；另一方面，這裏的「祭衣室司事」 (sacrista) 指的是奧斯丁會士 Angelo Rocca (1546-1620)，他於 1595 年被任命為皇家禮拜堂「祭衣室司事」，1604 年在意大利開設一個向一般讀者開放的圖書館而聞名，1609 年創立 *Biblioteca Angelica* (安吉利卡圖書館)，該館現收藏有 18 萬卷手稿，包括本詞典。Chirino 於 1602 年把這本詞典帶到羅馬，但從上引的說明來看，此書的完稿日應該算 1604 年。

明西班牙語（Castellano/Castilian）釋義，有些有例句。<sup>26</sup>



【附圖 4】*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漢語西班牙語詞典, 1604)

資料來源：現藏羅馬 Angelica 圖書館

從本詞典編纂的歷史和標音可知是漳州話詞典，這是現存最早，保存良好的漳州話字典。但本字典的拼音和 *Doctrina Christiana* (Juan Cobo, 1593) 的羅馬字版沒有相承關係，如用 tz 代表[dz]，x 和 s 不分，和道明會的拼音法不同。

另外 University of Glasgow 藏有：

7) *Conlectio Liturgiae aliorumque merorum opusculorum lingua Chin cheu seu una cum Gramatica & Lexico eius linguae.*

### 2.2.2.2 可能已經亡佚的詞典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字典可能已經亡佚，只存著錄或報導。其中有些作品是否完編都很可疑。目前所知有以下 8 種。

1) *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 (漢語詞彙集)。聽說是西班牙 Augustinians 會士 Martin de Rada (1533-1578) 所編。作者於 1564 年隨西班牙遠征軍進駐菲律賓傳教，他自稱曾經於 1575 和 1576 兩度到過福建 (馬西尼 2004:212)。這本書是歷史上第一部用羅馬字記音的漢語方言詞典，並且應該是漳州話詞典。不過今已亡佚。

下面這本詞典，聽說 Abel Remusat (1788-1832) 收藏過，今亡佚。

<sup>26</sup> 馬西尼 (2004) 統計本詞典共收詞彙 966 個，其中單音節詞 639，雙音節詞 304，三音節詞 17，短語 6 個，使用漢字共 1920 個。

2)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Chincheo que contiene los vocablos tambien simples que compuestos, con los caracteres generales y peculiares a questo dialecto, segun lorden del alfabeto español y las cinco tonadas chinesc.* (漳州話字典) , 1609 年手稿。

根據 Remusat 的介紹，本詞典四折本 (Quarto) ，共 436 頁，每頁分為二欄，每欄 24 行，按拉丁字母排列，與 5 種聲調符號標示。看來是相當有份量的詞典。<sup>27</sup>

以下 6 本詞典只知道書名，未見原本<sup>28</sup>：

3) *Vocabulario Sinico* , 又名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vulgar.* (西班牙語漢語詞典) Miguel de Benavides (1550-1605) 所編。

4) *Dictionarium Sinicum* , 又名 *Diccionario chino.* (漢語詞典) , Domingo de Nieva (1563-1606) 編。

5) *Vocabulario chino* (漢語詞彙) , Juan Cobo 編。

馬尼拉 Sant Tomas 大學的檔案目錄著錄了幾本字典：

6) *Diccionario chino-español;*

7)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8)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chino*

這幾本和韓可龍在同大學所見的詞典名稱不同，尚未發現有人研究，存亡未卜。

### 3. 十六、七世紀之間呂宋漳州話的音韻特色

#### 3.1 呂宋 Sangley 文詞素與音讀的考訂

本研究分析十六、七世紀之間菲律賓在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閩南語。如前所述，當時的天主教神父為了向唐人 (Sangley) 傳教，曾經編了一些閩南語教義書 (Doctrina) 和詞典，資料相當豐富。這些文本部分有漢字和羅馬字的對照，並且大部分有西班牙文的對照或釋義，是研究十六、七世紀閩南語語音、詞彙、語法非常寶貴的文獻。我們把這些閩南語漢字及羅馬字文本統稱為 Sangley 文。但是因為這些文獻的漢字用字不統一，拼音也沒有規範，因此需要經過一番考訂才能使用。

##### 3.1.1 呂宋 Sangley 文語料的問題

本文研究的焦點在上述 *Doctrina* 的音韻系統及音韻特色。這方面的研究最重要的文獻是龍彼得的論文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Van der Loon 1966(part I), 1967(part II))，這一篇連載的論文不但對 Sangley 語的文獻資料、音韻系統

<sup>27</sup> 詳參 Van der Loon, Pit. 1967:97。

<sup>28</sup> 詳參馬西尼(Masini, Federico) , 2004 。

提出了相當卓越的研究與分析，而且附錄了兩份重新整理的語料。「附錄一」(Appendix I: Selected Partical)是一個虛詞集，羅列當時閩南語的虛詞及其用法的資料；「附錄二」(Appendix II: Doctrina Chriti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是把《漢語基督教義書》漢字和兩個羅馬字版重新排版，並逐字對照。這兩個附錄提供了研究者非常方便的資料。但是龍彼得為了排版的方便把漢字俗字改為標準正體字，又把許多表示鼻音及送氣的符號修改了，把有些表示聲調的潤號省略了，並非原貌。儘管如此，本研究仍然站在龍彼得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原因是：

- 1) 龍彼得採用了 7 種現存的資料，目前我們還沒有得到所有資料的原本，無法一一核對或校對龍彼得的重新轉寫是否失真。
- 2) 原刻本可能本來就有錯誤之處，錯誤最多的地方是閩號的誤標或省略；即使不錯，經過四百年的典藏，有些字跡已經模糊，尤其是羅馬字，音符相當難辨。龍彼得都沒有辦法辨識的，我們的辨識能力也不一定比他強。
- 3) 這些文獻可能不是一個專家嚴謹編成的，原版的用字或拼音本來就不一致，比如同一詞素，有時寫成 a 字，有時寫成 b 字；同一字音有時標成 a 音，有時標成 b 音。羅馬字有兩個版本，語料 A 標示文讀音 a，語料 B 可能標示白話音 b。因此我們並不完全信任其標音，只把他們的標音看成是提供重建當時語言的訊息，因此標音是否正確並不計較。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認為龍彼得所提供的語料已經夠我們分析呂宋 Sangley 文漢字音讀的需要。我們將所有龍彼得所提供的漢字和羅馬字全部輸入電腦，製成資料庫，以便進行音韻分析，就我們整理的音系，直接進行系統性的比較。

除此之外，韓可龍的專著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e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Klöter 2010) 也是非常傑出的研究，該書 Part One 詳細介紹了 Sangley 文的文獻及其研究，Part Two 把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轉寫為 TLPA，並譯為英文，這份資料更真實地反映了原文的書寫符號，並未有任何省略。這份資料用字多半已經涵蓋在 *Doctrina*，所顯示的方言屬性和 *Doctrina* 差不多，為單純化起見，【附表 1】只收入 *Doctrina* 的用字。

### 3.1.2 呂宋 Sangley 文音讀的校正方法

本研究不做用字、語法、詞彙的研究，只是根據語料進行音韻分析。我們根據的只是漢字或拼音研究當時 Sangley 文與閩南語詞素及其音讀的對應，因此我們不去窮究龍彼得的轉寫是否正確，是否漏略某些細節。我們直接就龍彼得提供的資料進行系統性的比對，就龍彼得資料所提供的漢字及其音讀訊息，逐字對應於文獻上的以及我們的調查資料所見的閩南語相當的「詞素」（即通俗所謂「字」），並考訂其音讀。然後整理其音韻系統，以便和文獻上同一詞素後世的、方言的音讀進行比對。我們認定「同同字（詞素）」、「同音」的方法大體如下：

1) 同字的考訂：原資料的漢字用字不一致，但音讀、意義一致，複數的漢字應該表示同一詞素，可能一用本字，一用俗字，只是不同的寫法，如 lu 有時寫成「汝」，有時寫成「你」，意思都是第二人稱「你」，可以認定為同一詞素，而「你」或「汝」為此一詞素的異文。我們用相對的本字或俗字對應於後世文獻上的本字「汝」、俗用「你」，把 Sangley 話的音讀定為 lú。

2) 同音的確認：原資料的拼音不一致，但漢字、意義一致，我們認為屬於同一詞素，只是拼法不同，音讀相同。譬如「會」字拼為 ei 或 ey，意義「會」，對應於閩南語本字「解」，俗字「會」的詞素，我們用統一的音符 ēi 把當時的音讀標示出來。但同一漢字，有文白異讀時，文、白兩個音雖然對應的漢字相同，視為不同詞素。

3) 音值的考訂：菲律賓天主教教義書或字典的羅馬字是以十六、七世紀時西班牙標準語 Castellana (Castilian) 的音讀為基礎設計的。Castellana 語在十五、六世紀時發生了很大的音變，因此口語音讀和羅馬字原來的音讀不一致，和現代的音讀也不一樣，因此第一件工作必須把每一種拼音的音值考訂出來。

除此之外，對於十六、七世紀時 Castellana 的方言也要有基礎的了解。當時 Castellana 的音讀有內部方言差，所以用來標示 Sangley 話時便各人一套。很多人對於 Sangley 話的羅馬字無法了解為甚麼要這麼標音。比如漳州話〈時〉字頭（相當於中古音心母）/s/最普通的標音是 s，閩南語教會羅馬字、台灣羅馬字都是這麼標示，沒有其他的寫法，但是 Juan Cobo 的漢名譯成「高母羨」，為甚麼 Juan 要譯成「羨」（閩南語音 suān）？原來當時 Castellana 的/j/[j]（舌面濁擦音）已經開始清化，有些方言變成[c]（舌面清擦音），音值接近[s]，因此 Juan Cobo 用自己的發音把自己的名字譯成「高母羨」，而 Jesus（耶穌）譯成「西士」（閩南語 Se-sū）是有道理的。但是 Castellana 另外一些方言發音部位後移，進一步再變成[x]（舌背擦音），再變成[h]（喉擦音），比如 San Jose 唸成[san hose]<sup>29</sup>，這是現代西班牙語的標準發音。對於習慣現代西班牙語發音的人，無法理解 Jesus 為何要譯成「西士」。如果我們根據一般習慣來判讀羅馬字，比如根據英文把 Sangley 文的 j 唌成[dʒ]，或根據法文唸成[ʒ]，都是錯的。這樣看來，Sangley 文〈時〉字頭/s/在前元音前多半標為 j，但低元音及後元音多半標為 s 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無論是 j 或 s 都只是同位音，我們用一個 s 來標示。

Sangley 羅馬字，不是正書法 (orthography)，拼音雜亂是必然的現象。比如〈求〉字頭/k-/有四種標音 c, k, q, qu，其中 c 都用在後、低元音之前，其餘 k, q, qu 多用於前元音之前。後 3 種音標自由變體，和 c 成互補分佈，都代表同一音位/k/，對應於《十五音》的〈求〉字頭。

這些問題必須運用現代漳州方言、傳統音韻文獻的系統性比較，西班牙方言與閩南

<sup>29</sup> 這種 s>h 的音變類似宜蘭話把「身軀」(sin-khu/sing-khu) 唌成 hin-su (頭城) 或 hun-su，不過宜蘭只有這個詞發生偶發的例外的音變，不是規則的音變。

語方言的語音比較，語言史及方言史的研究，把漢字與拼音的異體一致化，才能把當代的音韻系統整理出來。

經過重重的考訂工作，逐字對應於閩南語的詞素，用一致化的標音系統，把當時的音寫定。這樣才能了解漳州音的歷史。四百年來漳州方言的音韻變化不大，音變軌跡相當清楚，我們很容易重建 Sangley 的音系與音讀。

### 3.2 呂宋 Sangley 話的音韻特色

漳州音音系最重要的文獻是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1818）。這本韻書紀錄了十九世紀初年漳州方言的音韻系統。非常幸運的是，約 20 年後，英國長老教會牧師麥都思編著了 *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Medhurst, 1837)。所謂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指的是漳州話。麥都思並非純粹根據口語，聽到什麼，記什麼，而是根據他在南洋地區所聽到的漳州話，跟《雅俗通十五音》作了系統的對應，並作詳細的語音描寫，用英國式的羅馬字加以拼音化。這部字典對當時的漳州音有精確而系統的紀錄，因此我們對十九世紀初的漳州音系的重建，除了利用現代方言調查資料進行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之外，幾乎等於在印證或解讀麥都思所擬的漳州話音韻系統。根據這兩種文獻的比較，從 1818 年到現代，整個漳州話的音韻史便很清楚了。

以此為基礎，我們來解讀十六、七世紀之間的 Sangley 語的羅馬拼音，就很容易了。雖然教義書只有 4,528 個字，但大部分有羅馬字對音，夠我們來擬訂當時的音韻系統了。我們比對的結果，認為就音類來講，Sangley 語和《雅俗通十五音》其實沒有什麼差別，主要的差別在於個別音類對應的音讀，Sangley 語有一些特色。茲比較如下：

#### 3.2.1 聲調特色

漢語聲調傳統有 4 個調，謂之「四聲」，閩南語四聲俱全，並且各分陰陽二類，謂之「八音」。泉州、潮州兩個方言「八音」俱全，唯漳州音濁上歸去，只剩 7 聲，因此七聲調系統成為漳州方言的聲調特色。Sangley 語的聲調有 7 個，合乎漳州方言的聲調特色。

Sangley 拼音的聲調記在音節的右上角，和其他的潤號 (diacritical marks)，諸如鼻音 (小 n)、送氣音 (小 c) 以及其他元音變異的符號擠在一起，相當複雜。聲調潤號的形式基本上只為了表示調類區別，不過也有表示高低、起降的作用。我們從其高低、起降的趨勢和現代方言比較，暫時擬訂其調讀如下表所示：

【表 1】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漢字	尊	船	准	俊	拏	卒	穢
羅馬字	chuń	tshuń	chuń	chuń	chuń	chut <sup>λ</sup>	chut <sup>r</sup>
調值	35	13	51	11	33	50	10
調勢	MH	LM	HL	LL	MM	H	L

七聲調值和現代漳州音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陰平聲的調讀。現代漳州方言的陰平調變體有兩大類，一是高平調 HH[44]，一是高升調 MH[35]，Sangley 拼音標為上升調形，因此我們把陰平調的調值定為[35]，與之相對的是上聲，Sangley 拼音標為下降調形，因此我們把上聲的調值定為[51]，這是漳州上聲最普遍的音讀。

陰平調兩種變體的分佈區分界線在今龍海市與漳浦縣之間。龍海市及以北唸成高升調，謂之「漳北腔」，漳浦縣及以南唸成高平調，謂之「漳南腔」，不過漳浦縣最北端的官濱屬於「漳北腔」。

Sangley 拼音顯示是升調，應該屬於漳北腔類型，合乎 Sangley 源自海澄的假設。

### 3.1.2 聲母特色

閩南語表面上有十八個聲母（含無聲母），但因為 m/b, n/l, ng/g 三對音，三個鼻音只接鼻化元音，三個塞音只接口元音，兩組音成互補分佈，因此傳統閩南語聲韻學家把這三對音歸納為三個「字頭」：文、柳、語，共 15 個字頭，謂之「十五音」，福建的閩語都只有十五個字頭，因此一般聲韻學家把福建的韻書叫做「十五音韻書」。Sangley 拼音所表現的和《雅俗通十五音》完全一致，並沒有超出「十五音」系統，也沒有合併的現象。列表對照如下（漢字表示十五音聲類，(羅馬字)為 Sangley 拼音）：

【表 2】

	清不送氣音		清音送氣音		濁塞音		續音	
唇音	邊	p-	波	p(p <sup>c</sup> )	文	b-	文	m-
舌音	地	t-	他	t <sup>h</sup> -(t <sup>c</sup> )	柳	l-(l,r,d)	柳	n-
齒音	貞	ts-(ch)	出	ts <sup>h</sup> -(ch <sup>c</sup> )	入	j-[dz](x, y <sup>s</sup> )	時	s-(s,z)
牙音	求	k-(c,k,q,qu)	去	k <sup>h</sup> -(c <sup>c</sup> ,k <sup>c</sup> ,q <sup>c</sup> ,qu <sup>c</sup> )	語	g-(g,gu)	語	ng-
喉音	英	ø					喜	h-

以上這個聲母系統參照龍彼得（van der Loon 1967:116）。龍彼得把閩南語的聲母發音方法分為 4 類，比較有創意的是把三個鼻音（m, n, ng）和兩個擦音（s-, h）歸類為「續音」（continuants），使得整個系統顯得相當整齊。

表中括弧外的羅馬字是台灣閩南語拼音系統<sup>30</sup>，括弧內的羅馬字是 Sangley 拼音。因為送氣音是以潤號表示，而潤號往往被省略了，因此龍彼得轉寫的資料往往不分送氣不送氣。這一點和威妥瑪拼音一樣，威妥瑪拼音的送氣音是以上標音表示，但是通常被省略了，所以「台灣」T‘aiwan 就變成 Taiwan 了。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括弧內的 Sangley 拼音和 IPA 並非一對一，而是多對一，這表示 Sangley 拼音不成系統，沒有經過音位化處理的正書法。上表把它系統化，以便進行比較。

### 3.1.3 韻母特色

#### 3.1.1.1 Sangley 拼音韻母的擬訂

閩南語的內部方言差主要在於韻母。經過音位化、系統化整理，然後跟《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作比較。《雅俗通十五音》的音系參見【附表 1】「漳州《雅俗通十五音》(1818) 的音韻系統」，比較的結果整理為【附表 2】「漳州雅俗通、Sangley 韵母音讀對照表」。關於 Sangley 拼音韻母系統，有幾個問題需要說明與討論：

1) 韵母數：Sangley 拼音的韻母數比《雅俗通十五音》少。原因是語料有限，而且題材限於傳教文字，因此有些口語中的詞素沒有機會出現在語料中，這些韻母都是一些涵字極少的韻母。短少的韻母因此無法進行比較，不應該是因為菲律賓 Sangley 的韻母數本來比較少。

2) 韵母音讀：Sangley 拼音有一些超音段的韻母成分如聲調、鼻音以及喉塞音（入聲）、送氣、開口度等語音特徵都用潤號標示在韻母上面，但潤號往往被省略，因此有時無法判讀韻母是否有鼻音、喉塞音或送氣等特徵。我們判斷《雅俗通十五音》及現代漳州音如果有鼻音、喉塞音或送氣...等特徵，Sangley 應該也具有這些特徵，不會 400 年前的 Sangley 沒有這些特徵，200 年前，甚至現代漳州音反而領教保存。因此我們是根據現代方言及《雅俗通十五音》，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法把應該有的這些語言特徵擬出來。

但是續音聲母 m, n, ng 的鼻音是標示在聲母，我們判斷其韻母部分應該是有鼻音的，按照《雅俗通十五音》的體例應該歸入鼻化韻。續音聲母如果標示為 b, l, g 或同音位的變體，其韻母應該是沒有鼻音的。漳州音的閉音節主要元音一定沒有鼻化成分，因此聲母也一定沒有鼻音，Sangley 拼音的閉音節韻母的聲母位置只出現 b, l, g，沒有 m, n, ng，因此我們認為漳州音「閉音節聲母沒有鼻化成分」的特色應該是 Sangley 拼音

<sup>30</sup> 「台灣閩南語拼音系統」為台灣教育部於 2006 年所公告（簡稱台羅/TL），這套拼音系統是台灣閩南語學者所研發，以教會羅馬字為基礎，參照 IPA 所制定，可以標示泉州音、漳州音、潮州音等重要閩南語方言，相當方便。所用聲母音符除了〈入〉字頭 IPA[dz]用 j-表示之外，其餘跟 IPA 完全相當。

出現以前就已經有的特色。因此 Sangley 拼音如果聲母拼寫為 b, l, g，其韻母的主要元音肯定是沒有鼻化成分，不能歸入鼻化韻。譬如「尼」字，中古屬於尼母，閩南語有兩種變體：唸成 nî 或 lî。《雅俗通十五音》標為 nî，但 Sangley 拼音用來翻譯以下用來翻譯以下 4 個音譯詞：

奇尼實道 Kiristio

卑尼廚山廚 Piritu Santo

啞迷媽尼亞 Abe Maria

卑尼珍舍 Penitensia

前 3 個音譯詞「尼」對應於 ri，可見聲母是沒有鼻音的，其音讀應該擬為 lî，只有後面一個對應於 ni，其音讀應該擬為 nî。

現在我們不討論個別字音，而著眼於音系比較。關於 Sangley 拼音和《雅俗通十五音》音系請參見【附表 2】「漳州雅俗通、Sangley 韻母音讀對照表」。這個表有關 Sangley 音讀之擬訂、音韻系統及其與《雅俗通十五音》的對應關係有幾點需要說明：

1) Sangley 話和《雅俗通十五音》的音韻系統基本上是一致的。不但音類相同，即音類的音讀也幾乎相同。唯一的差異在〈居〉字母，《雅俗通十五音》的〈居〉字母包含兩個字類得一為中古止開三的字，如【附表 2】所示悲、味、知、只、己的字，另一個字類是遇開三的字，如豬、鋤、箸、汝、去、魚...，這兩個字類《雅俗通十五音》混同為〈居〉字母唸成-i，但 Sangley 話遇開三的字全部唸成-u，沒有例外。由此可見，Sangley 話和《雅俗通十五音》應該是屬於同一個系統的方言，但也有自己的方言特色。

2) 有一些 Sangley 話個別字音和《雅俗通十五音》所記音讀有出入，顯然是泉州音，如：

「度」 thōo (給義)：《十五音》唸成 hōu，今漳州音唸成 hōo，唸成 thōo 是泉音；

「均」 kun：漳音 kin，唸成 kun 是泉音；

「恨」 hūn：漳音 hīn，唸成 hūn 是泉音；

「墓」 bōng/bōu 漳音 bōng，Sangley 大部分唸成 bōng，但也有一筆唸成 bōu，是泉音；

「疾」 tsék：漳音 tsit，唸成 tsék 是泉音；

這幾個泉音的出現相當零星，不成系統。但也可見得 Sangley 不純粹是漳州人，也有少數泉州人，並且也有相當的比例，否則 Sangley 話不會有這些異體音。另外：

「一」（白話音）出現了 18 次 chit (tsit)、21 次 cheg (tsék)，《雅俗通十五音》只收 tsit，泉州、廈門也都說 tsit。這個 tsék 的發音很像潮州音，但是 Sangley 恐怕沒有潮州移民，即使有少數的潮州人，潮州話也很難大量出現在「一」這個常用詞，並且出現頻率比 tsit 還高。因此我們推測 tsék 可能是古音，到底是存古或是那裏的口音，還要

再調查、研究。<sup>31</sup>

## 4. Sangley 話的原鄉

一般認為《雅俗通十五音》是漳州的代表韻書，這話不錯。不過不能說《雅俗通十五音》涵蓋了所有漳州方言，任何漳州次方言都不會超出《雅俗通十五音》的韻類。事實上漳州話內部不是只有一種方言，不但韻類的音讀不同，甚至方言比較後的通變系統（diasystem）還可以把《雅俗通十五音》的韻類再細分。

所謂漳州「次方言」，其方言特色表現在三個面向：

- 1) 韵類劃分和《雅俗通十五音》相同，但是個別韻類的發音不同。
- 2) 混同了《雅俗通十五音》的某幾個韻類。
- 3) 韵類劃分比《雅俗通十五音》細，《雅俗通十五音》一個韻類，可以分為兩個或更多的韻類。

我們將以《雅俗通十五音》的分韻做為參考座標，並假設 Sangley 話的音韻系統與海澄話相當，然後從閩南語地理方言學的觀點，檢驗假設的真假。

### 4.1 從〈薑〉字母「箱薑白」字類鑑定方言屬性

漳州話《雅俗通十五音》〈薑〉字母相當於宕攝開口三等字白話音，這個字母屬於宕開三的字，只有舒聲韻。這一類字在泉州《彙音妙悟》歸入〈箱〉字母 (\*-iunn)，因此我們把它叫做〈箱薑白〉字類。漳州話有兩種方言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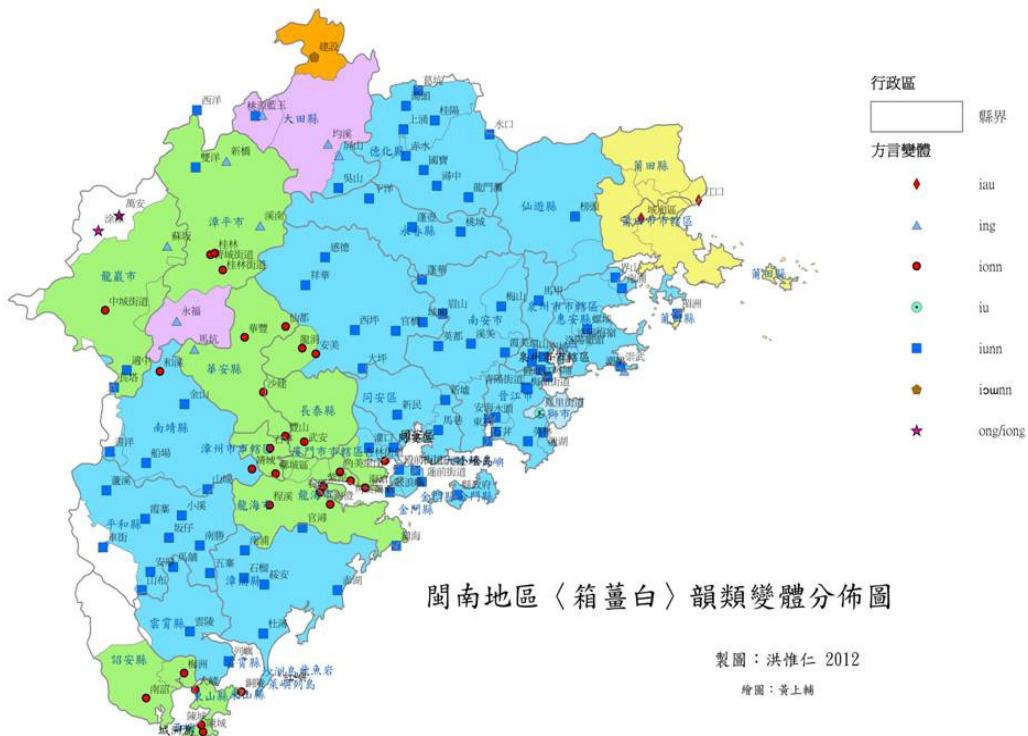
- 1) -ionn：唸成-ionn 的方言〈薑〉字母和〈牛〉字母\*-iunn 分韻。這個變體分佈在漳州北部。《雅俗通十五音》的〈薑〉字母音讀擬為\*-ionn，屬於漳北腔；
- 2) -iunn：唸成 iunn 的方言〈薑〉字母和〈牛〉字母\*-iunn<sup>32</sup>混同。這個變體和泉州相同。這個變體在漳州構成南北對立，-iunn 變體分佈在南部濱海地帶，所以漳南腔又稱為「漳海腔」，文獻上有時簡稱為「海腔」。

兩個變體之中，-ionn 應該是比較古老的形式，泉州方言已經全部變成-iunn，漳海腔的-iunn 讀大概是受到泉州腔擴散影響的新形式，是新形式包抄舊形式的例子。

我們來看閩南語〈箱薑白〉字類的變體分佈：

<sup>31</sup> 我們認為閩南語 tsit（訓用「一」）的本字是「蜀」，但從古今對應規律看，「蜀」屬於通開三，其白讀音應該對應於 tsék，但現在現代漳泉音都是 tsit，不合對應規律。所以我們推想現代音的 tsit 是由 tsék 變來的。如果這個假設正確，那麼 Sangley 的 tsék/tsit 兩讀現象，可以解釋為當時閩南語漳州話正處於 tsék→tsit 的變化期中。如果這個假設是正確的，那麼 Sangley 文獻就變成解決語源學上 tsit（一）本字研究的重要關鍵。

<sup>32</sup> 〈牛〉字母收「牛」ngiû[ŋiū]、「扭」niú[niū]…等字的文讀音，這些字聲母、主要元音都有鼻音，因為《十五音》韻書鼻音韻只看韻母，主要元音有鼻化成分就算鼻音韻，和〈ㄩ〉字母\*-iu 對立。



【地圖 1】閩南語〈箱薑白〉韻類的變體分佈圖

由地圖可見，-ionn 分佈在漳北，-iunn 分佈在漳南，等語線的東端在龍海市南界。地圖綠色地帶表示漳北腔，舊海澄縣屬於今龍海縣，亦即漳北腔 ionn 變體分佈區的最南端。Sangley 話〈薑〉字母都唸成-ionn，合乎 Sangley 話原鄉在海澄的假設。不過聽說海澄有一部分地方讀 iunn，需要再進一步調查。如果屬實，或許可以證明海澄現在講 ionn 是受到漳北腔影響的結果。

#### 4.2 從〈瓜〉字母「杯瓜白」字類鑑定方言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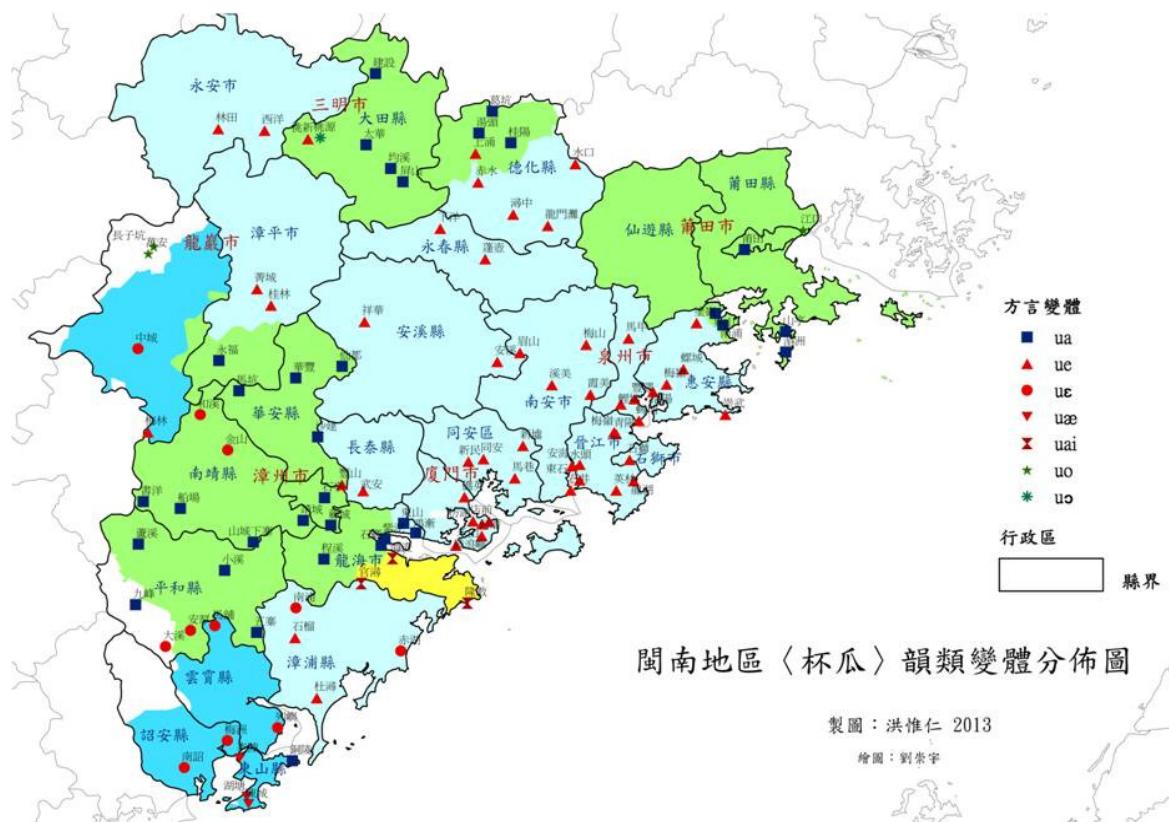
《雅俗通十五音》〈瓜〉字母相當於中古蟹攝和果攝。這個字母包含了兩個字類。一類是果開一白話音，如「歌」kua，果合一白話音，如「過」kuà；蟹開一白話音，如：「大」tuā；蟹開三白話音，如：「誓」tsuā，大部分是一等韻，少部分是三等韻。這個字類別稱為「歌」字類，該字類漳、泉沒有方言差異，都唸成-ua，漳南腔也唸成-ua。Sangley 話這個字類都唸成-ua。本文不討論這個字類。

另一個字類是蟹開二的白話音，如「話」、「畫」；假合二的白話音「化」、「花」。這個字類別稱為「話」字類，該字類泉州方言都唸成-ue 韵（但廈門、同安「畫」字或唸成 uī），這個字類在泉州《彙音妙悟》歸入〈杯〉字母，因此我們把這個字類叫做〈杯瓜白〉字類。漳州方言〈杯瓜白〉字類有兩種方言變體：

1) -ua：「話」字類和「歌」字類混同為\*-ua。《雅俗通十五音》屬於這個類型，兩個字類合併為〈瓜〉字母。合韻的類型分佈在漳州北部，故謂之「漳北腔」。

2) -ue：「話」字類和「歌」字類分韻。分韻的類型分佈在漳州南部，故謂之「漳南腔」。但這一類字也有一些方言變體，-ue 分佈在漳北腔的周邊，包括長泰、平和、南靖，漳浦的部分鄉鎮；再往周邊開口度越來越大，-ue 分佈在龍岩、南靖、漳浦縣、平和、雲霄及詔安，再往外圈開口度更大，變成-uæ，分佈在東山島。海澄最特別，主要元音分化為雙元音，變成-uai，成為海澄方言的特色。

我們來看閩南語〈杯瓜白〉字類的變體分佈：



【地圖 2】閩南語〈杯瓜白〉韻類的變體分佈圖

從理論上來看，分韻總是比合韻的類型古老，推斷分韻的第 2 類變體比合韻的第 1 類古老，漳北腔應該是新形式。由分佈狀態來看，合韻型在中央，分韻型在周邊，合乎「方言周圍論」的預測。莆田、大田也屬合韻型-ua，應該是並行演變。

第二類的原形應該是-ue，其主要元音和開口韻〈家〉字母\*-ɛ一致。〈家〉字母泉州音唸成-e，和合口韻-ue 相對；漳州話開口韻〈嘉〉字母(\*-ɛ)一致地唸成-ɛ，和合口韻-ue相對。合口音-ue是有標音，有標音不穩定，傾向於崩潰，元音上升就變成-ue，於是混同於〈檜〉字母(\*-ue)；元音下降變成-ua，混同於〈瓜〉字母「歌」字類(\*-ua)；而海澄走一個特殊的方向，元音分化，變成-uai，混同於〈乖〉字母(\*-uai)了。

現代海澄話屬於分韻的第 2 類變體分佈區，應該歸類為漳南腔，然而 Sangley 話

〈瓜〉字母第2類字「化」、「畫」、「話」和第1類字「大」、「我」、「誓」、「過」同韻，唸成-ua，和漳北腔相同。這個事實違反了海澄原鄉論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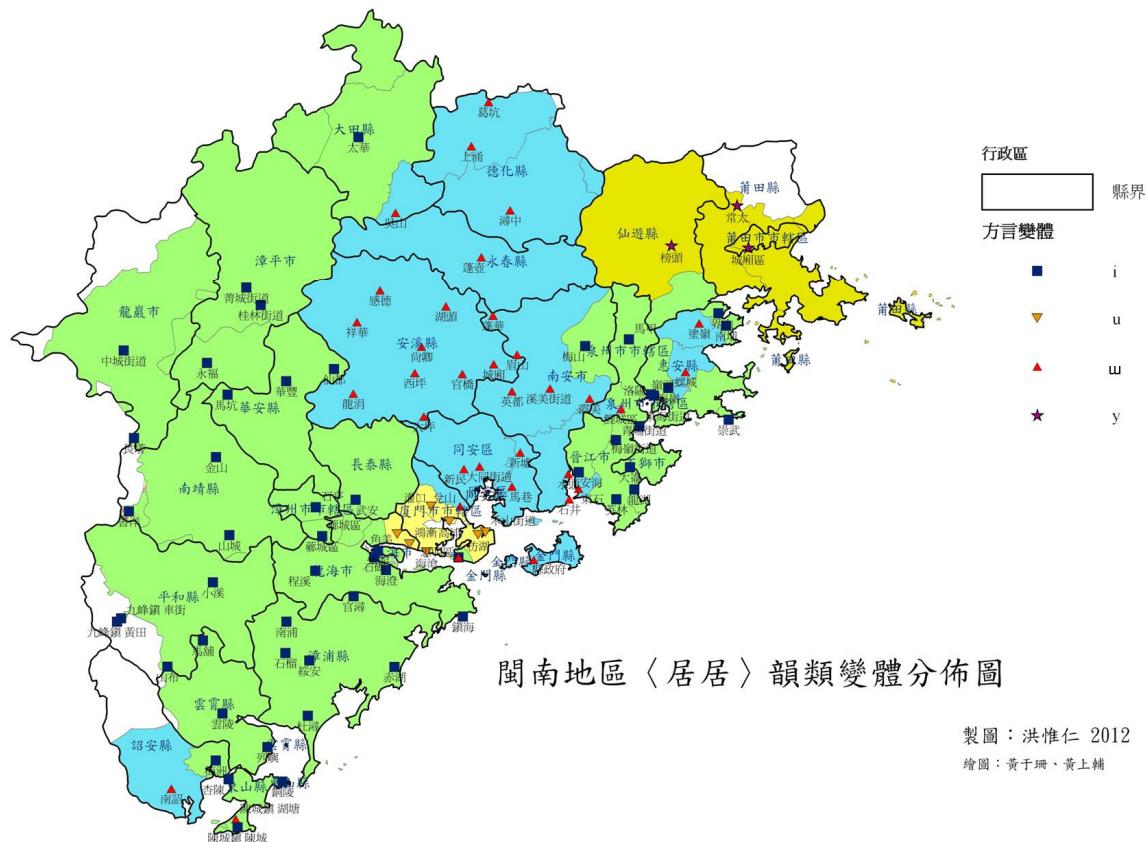
#### 4.3 從〈居〉字母「居居」字類鑑定方言屬性

漳州話《雅俗通十五音》〈居〉字母可以分為兩個字類：

- 2) 遇開三韻類：豬、鋤、箸、汝、去、魚...等字。這個字類漳州話有兩個變體，現代漳州方言大部分唸成-i，《雅俗通十五音》也擬為\*-i；另一個變體是-u，混同於《雅俗通十五音》的〈居〉字母(\*-u)，泉州《彙音妙悟》歸入〈居〉字母(\*-u)，泉州老泉音唸成-u。我們把這個字類叫做〈居居〉字類。

這個變體分佈在漳州東部，由漳州龍海市角美鎮以東，包括廈門市西半部的海滄區、廈門島。廈門市區也包括在內，但有幾個常用詞，如在（你）、豬、鋤、箸、汝（你）、去、魚等字唸成-i。<sup>33</sup>

我們來看閩南語〈居居〉字類的變體分佈：



【地圖 3】閩南語〈居居〉字類的變體分佈圖

<sup>33</sup> 所謂「廈門方言」只分佈在廈門市街，是 1842 年五口通商以後發展出來的漳泉混合方言，這個新方言是以鄉下禾山腔為底，混入大量的漳泉各地方言成分所形成的。

由地圖看來，〈居居〉字類的變體分佈漳泉方言壁壘分明，泉州大部分唸成-ɯ，漳州除詔安唸成-ɯ，漳東腔唸成-u之外，絕大部分地區都唸成-i，海澄也在這個分佈區內。Sangley 話所有遇開三的字都唸成-u，由此可見屬於漳東腔，不在主流漳州腔的分佈區內。

漳東腔的分佈區在漳北腔裡面，可見它是漳北腔的一個次方言，其分佈區的西界在角美鎮。Sangley 話〈居居〉字類唸成-u，屬於漳東腔。

## 5. 結論

無論是中文或西班牙文的歷史文獻，都記載菲律賓呂宋的 Sangley 人原鄉是福建漳州。龍彼得（van der Loon 1966, 1967）早就證明 Sangley 是漳州音，Sangley 人的主要原鄉是福建漳州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本文從 Sangley 拼音的某些字音也看出來自泉州腔，因此推斷泉州人也有一些比例。

問題在於 Sangley 人的主要原鄉是漳州的那個地區？《海澄縣志》卷十八記載：「萬曆三十一（1603）年，呂宋殺華人在其國者二萬五千。澄人十之八。」龍彼得（van der Loon 1966:1）、林國平、邱季端（2005: 220）均引用之，不加評論。姑不論死難數字是否高估，我們還懷疑末句 Sangley 人的原鄉「澄人十之八」是否過度推論？

Sangley 人移民呂宋由月港（即海澄）出航，這是事實，但是由月港出航的呂宋移民不一定只有海澄縣人。假定 Sangley 人的原鄉十之八來自海澄，Sangley 話的語音系統應該最接近海澄話。但是本文從地理學方言學的立場進行研究，否定了這個假設。

我們舉出三個漳州方言內部方言差異最大的 4 個字類：包括陰平本調、〈薑〉字母、〈瓜〉字母、〈居〉字母進行地理學方言學的比較，發現 Sangley 音和海澄話符合的只有陰平本調和〈薑〉字母「箱薑白」字類，其餘兩個字類都不合。因此我們認為 Sangley 人的原鄉十之八來自海澄的歷史紀錄是值得懷疑的。

那麼最合乎 Sangley 音的現代方言是什麼？

海澄港周邊的九龍江口正好是漳州三大方言類型：漳北腔、漳南腔、漳東腔的交界地帶，漳州內部方言變體的等語線都經過這個地區，方言複雜，最容易做原鄉方言的鑑定。以下以海澄為中心就 4 個字類的方言變異，羅列周邊由漳浦而東，海澄、石碼、紫泥，漳州市薌城，角美鎮東山、鴻漸等幾個點的方言變體來和 Sangley 音比較如下表：

【表 3】

	漳浦	海澄	石碼	紫泥	漳州	東山	鴻漸	Sangley
陰平調	44	35	35	35	35	35	35	35
箱蓋韻類	iunn	ionn						
杯瓜韻類	ue	uai	ua	ua	ua	ua	ua	ua
居居韻類	i	i	i	i	i	u	u	u

由上表可見，除漳浦方言差異較大以外，九龍江口 6 個方言中，四個字類中有兩個字類音讀是一致的，其餘兩個字類有方言差。最合乎 Sangley 音的現代方言是龍海市的角美鎮東山村和鴻漸村，其次是漳州薌城和龍海市紫泥、石碼，距離最遠的是海澄。

我們認為 Sangley 人的出航港雖然是海澄縣所屬的月港，但是十六、七世紀移民菲律賓呂宋的漳州人不一定是海澄人。地理方言學及比較方言學的研究結果顯示 Sangley 話的音韻最接近龍海市角美鎮方言，而不是海澄方言。

和角美方言同一方言區的還有廈門市海滄區、集美區的杏林街道以及廈門島（市區除外），我把這個方言區叫做「漳東腔區」。

十六、七世紀之間 Sangley 話被西班牙人神父紀錄下來時，由漳州移民到呂宋只有幾十年，歷史尚淺，並且集中居住在 Parián，Sangley 人應該還保存著濃厚的原鄉方言。經過以上的鑑定，這個方言就是漳東腔方言。

## 6. 討論

以上我們已經證明 Sangley 話音韻最接近的是以角美為代表的「漳東腔」方言，不是海澄方言。但這個結論是否可以推論 400 多年前 Sangley 人主要原鄉是角美鎮呢？我們相信這個推論是合理的，但這個問題不是本文的主題。這裏僅提出與本文主題直接相關的兩個問題進行簡單的討論，提供今後繼續研究的參考：

- 1) Sangley 話文獻距今 400 多年，當年的方言分佈和現在可能不同，如何能夠以現代方言的地理分佈來界定當年移民的原鄉？
- 2) 如果說「漳東腔」方言區是明代呂宋 Sangley 人是主要原鄉，有沒有其他的證據？
- 3) 由本研究的結論看來，Sangley 話最接近角美方言，並且是一個相當純粹的方言。但是角美絕不止是 Sangley 人的原鄉，其他漳州方言，甚至泉州、潮州的語言成分有多少？

## 6.1 漳州方言 400 多年來方言區可能變動之討論

方言區的確是會變動的，本文只是以共時的地理方言學證明 Sangley 話最接近「漳東腔」方言，不是海澄方言，否定了 Sangley 主要原鄉是海澄的假設，因此推斷《海澄縣志》「澄人十之八」的記載可能是過度推論，把由月港出航移民呂宋的 Sangley 人都當成了海澄人。

但是，如果能夠證明 400 多年前海澄人講的是角美腔，現代海澄腔是後來發展的，那麼文獻上「澄人十之八」的記載就可信了。這當然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不過這個假設相當難以證明。一是因為文獻不足徵，不能以假設作為證據，否定本文的推論；其次是從語言學的觀點，這個假設不可信。理由有二：

1) 方言社會學的觀察：如果說 400 多年前海澄人講的是角美腔，後來角美腔的分佈區向北萎縮了，那麼推動這個方言區變動的一定是南方有一個類似海澄方言的一個更具權威的方言才能把角美腔向北推。從地理上看來，海澄南方似乎沒有一個有力的權威方言。比較可能的只有漳浦方言，但是如上表所示，海澄話接近漳北腔，和漳南腔的代表漳浦話差很多，海澄話不是漳浦話影響之下新生的方言。明代的海澄本身就是一個大港市，如果 400 多年前海澄人講的就是角美腔，海澄話沒有理由發生現在的變化。因此從方言社會學看不出這個假設的可能性。

2) 歷史語言學的觀察：海澄話有自己特殊的口音，由杯瓜韻類的地圖來看，整個閩南地區只有海澄話把「花」唸成 huai、「話」唸成 uai。如前所述，這個 uai 是由 ue 變來的，ue 類型是分韻型，而角美話唸成 ua，ua 類型是合韻型，就是把古音 ue~ua 兩個韻類混同了。回頭演變在自然音變中不可能發生，混同的韻類不可能再變回原來的兩個類。因此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也看不出「海澄話本來是合韻型，後來變成分韻型」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無論從方言社會學或歷史語言學的觀點都看不出「400 多年前海澄人講的是角美腔」的可能性。

## 6.2 Sangley 話方言純粹性之討論

即使呂宋「澄人十之八」是記載是正確的，至少有二成人口不是海澄人；雖然本研究鑑定 Sangley 話最接近漳東腔的角美話，但是既然呂宋 Sangley 人的出航港是「月港」（海澄），說角美地區是 Sangley 人唯一的原鄉，實在令人難於置信。合理的推測，Sangley 人的原鄉應該是「月港」附近的漳州人，而角美人可能佔多數。無論如何，Sangley 人不可能是單一的祖籍來源，是混雜的；既然原鄉是混雜的，Sangley 話也不可能純粹的，合理的推論是 Sangley 話是混合方言。

韓可龍（Klöter, 2010）即主張 Sangley 話是混合方言。他根據三本字典（即 2.2.2.1

節「至今現存的字典」所列編號 2) *Arte*; 4) *Dictionario*; 5) *Vocabulario*)，提出以下的證據：

1) 詞彙：Sangley 話有關「說」義的動詞有「咀」tann、「說」sueh、「講」kóng 三個變體，「咀」是潮州話，「說」是泉州話，「講」是漳州話。Sangley 話三種都說，可見是混合方言。問題在：Sangley 方言在音韻上完全看不到潮州方言成分，為什麼唯獨這個基本詞彙會採用潮州話？

「咀」並非潮州話獨有的詞彙，而是閩南語原始古語。作為主要動詞，現代閩南語主要保存在潮州話，但漳州詔安、泉州德化至今仍說「咀」，至於作為詞素，所有閩南語，包括台灣都還使用，如「無講無咀」、「亂咀」。我們的解讀是，Sangley 文證明 400 年前漳州話仍然說「咀」，漢語通語的「說」和「講」剛擴散到漳州。詞彙古今有別，不能以今律古，「咀」這個例子不能做為 Sangley 話是混合方言的證據。

2) 聲調：龍彼得歸納 Sangley 文有 7 個聲調 (van der Loon 1967: 109)，韓可龍認為只有 6 個聲調 (Klöter 2010: chapt 5)，同泉州話。他認為 6 調系統是 Sangley 獨立發展的特色。但是 2) Arte 清楚的標示有 7 個聲調，只是本調、變調有一點混亂，同一字有時標示本調，有時標示變調。整體而言 Sangley 文的聲調標示有不少錯誤。不過七調系統是很清楚的，不同於潮州話和泉州話。我們還是認為 Sangley 話屬於漳州話系統。

3) 韻母：韓可龍拿 Sangley 話和文獻上的泉州、廈門、漳州、潮州做比較，發現 6 個方韻類言區別性的發音特徵，有 5 個韻類和其他方言都不相同，和漳州相同；唯一和漳州不同的是〈居居〉類，這個韻類漳州唸成 -i，泉州唸成-w，而 Sangley 話唸成-u。韓可龍並不認為當時西班牙的傳教士無法分辨-u 和-w 的區別，而是認為 Sangley 混同了-u 和-w 的區別，是 Sangley 話混合方言的證據。韓可龍的困擾其實是因為方言語料的不足，我們透過閩南語方言的普查，認定〈居居〉類唸成-u 是漳東腔方言的特色（參照本文 4.3 節），漳東腔仍然是漳州方言的一個次方言。

「韓可龍假設」的問題有二：1) 以全概偏，忽略次方言的差異，誤把漳州次方言看成非漳州方言（如〈居居〉類的-u 音讀）；2) 以今律古，忽略古今方言地理分佈的變化（如「咀」）。這其實正是方言史研究的困難，這種困難只有透過更全面的地理方言學研究和方言史研究來解決。

我們不否認 Sangley 話混合了其他非漳州方言成分，本文 3.1.1.1 節已經過討論過 Sangley 話可能摻入了少數泉州音，顯示 Sangley 泉州人可能有相當的成分。不過這些異質的方言成分都是零星的，混雜的程度遠遠不及廈門、台灣，本研究透過系統性的音韻比較，認為 Sangley 話是一個相當純粹的漳東腔漳州方言。

### 6.3 「漳東腔」方言區是明代外移人口主要原鄉之討論

就目前所知，幾乎所有明、清早期移民留下的閩南語，如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漳腔方言，馬來語及峇峇話（Baba Malay）的閩南語借詞，呂宋的 Sangley 話；以及廣東汕尾閩南語都是「漳東腔」的漳州方言，其主要特色是〈居居〉韻類唸成-u。這種現象必定是移民的「原鄉效應」所造成的。因此我們推論「漳東腔」分佈區可能是明代閩南移民最重要的原鄉，這個問題值得繼續進行研究。

這裏想和民間習俗一起來聯想。南洋至今還有許多「三寶廟」、「監公廟」紀念鄭和帶領他們移民南洋，說明了海外移民對於鄭和開拓海外貿易與帶動海外移民的感恩。漳州龍海市角美鎮鴻漸村有「太保公廟」，是中國境內唯一的鄭和廟<sup>34</sup>，為甚麼唯一的一座鄭和廟會建在角美鎮鴻漸村？如果把這個問題和南洋漳州話最接近角美方言的事實聯想起來，將是很有趣的研究課題。

角美鎮鴻漸村是移民村，聽說該村有「70%左右的家庭有親人在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其中大部分在菲律賓，所以鴻漸村又有「呂宋村」之稱，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的曾祖父許尚志，即是鴻漸村人。」<sup>35</sup>

可見角美鎮鴻漸村和呂宋華人的特殊緊密關係，即使到了近、現代都還有血濃於水的親密。推想明代移民可能不是十六、七世紀之間才開始的，而是由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就開始了。呂宋 Sangley 人的祖籍地必須透過更細密的族譜調查才能真相大白。

<sup>34</sup> 中國境內目前只發現一間鄭和廟，即鴻漸村「太保公廟」，奉祀鄭和、王景弘二太保。此廟聽說始建於明末清初，「文革」期間被毀，現在的「鄭和廟」是 1986 年由菲律賓僑胞許文忠先生等捐資重建。台灣也有「鄭侯廟」，奉祀「鄭府聖侯」，「鄭侯」或「鄭府聖侯」，可能就是「鄭和」。這兩個廟筆者都親自去拜訪過。

<sup>35</sup> 引自 2005 年 6 月 4 日「中新網」的報導（詳參 <http://tw.myblog.yahoo.com/jw!d0GiVJ6BAAQKGZHrobbSTMY6Cp9Q--/article?mid=5888>）。筆者曾經參訪許氏宗祠，看見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參訪許氏宗祠所攝的照片。

## 參考書目

- Holmes, Janet and Paul Kerswill. 2008. Contact is not enough: a response to Trudgill. *Language in Society*.37: 273-277。
- Klöter, Henning (韓可龍). 2005.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Klöter, Henning (韓可龍). 2010a.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e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 Klöter, Henning (韓可龍). 2010b. Early Spanish Romanization for Southern Min. presented in "The 8<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Teaching (苗栗聯合大學：第八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 Medhurst, W. H. (麥都思).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 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 China. 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1993)。台北：武陵出版社。
- van der Loon, P. (龍彼得). 1966.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I). *Asia Major*, 12:1-43.
- van der Loon, P. (龍彼得).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II). *Asia Major*, 13:95-186.
- Yue, Anne O. 1999. The Min translation of *Doctrina Christia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4), 42-76.
- 方豪, 1998,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北京：中華書局。
- 石崎博志, 2006, 〈翻刻資料 Barcelona 大學藏"Arte de la Legua Chinchea"〉, ,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東洋文化論集》12:151-206。
- 石崎博志, 2013, 〈多明我會的字典編纂〉, 上海復旦大學：
- 佚名, Boxer Codex [manuscript], 藏 Indiana University.
- 佚名, 2000[1762], 《海澄縣志》, 乾隆壬午年編, 收入上海書局出版社複印本《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集》。
- 李如龍(主編), 2000,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李東華, 1984, 〈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況〉, 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pp. 1-40。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李金明, 2001, 《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興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毓中、季鐵生, 2005, 〈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的菲律賓華人生活(1571-1800)〉, 載劉序楓主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9: 472。
- 林國平、邱季端(主編), 2005, 《福建移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
- 馬西尼(Masini, Federico), 2004, 〈羅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閩南話-西班牙語詞典—中國與西方早期語言接觸一例〉, 載鄒嘉彥、游汝杰(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田時雄，2009，〈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彼得・齊瑞諾的『漢西辭典』〉，陳益源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663-671，成功大學、金門縣政府出版。

張彬村，1984，〈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pp. 71-96。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張彬村，1988，〈十六至十七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pp. 345-368。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張燮，1618，《東西洋考》

曹永和，1984，〈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pp. 41-70。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梅祖麟，2000，〈幾個閩語虛詞在文獻上和方言中出現的年代〉，戴於何大安（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1-22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陳衍德、卞鳳奎（主編），2007，《閩南海外移民與華僑華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1956，《華僑志・總志》。台北：海外出版社。

黃謙，1993[1800]，《彙音妙悟》，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台北：武陵出版社。

龍彼得，1992，《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台北：南天書局。

謝秀嵐，1993[1818]，《雅俗通十五音》。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1993）。台北：武陵出版社。

趙啟峰，2011，〈族群、宗教與認同一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論文。

【附表】

漳州雅俗通、Sangley 韻母音讀對照表

開音節口元音韻

雅俗通字母	雅俗通	Sangley	例字
膠	a	a	早、教、獨 <sub>(已)</sub> 、亞、啞、仔 <sub>(囝)</sub>
	ah	ah	肉、打 <sub>(拍)</sub> 、蠟、可 <sub>(較)</sub>
迦	ia	ia	爹、遮、謝、立 <sub>(倚)</sub> 、蟻
	iah	iah	食、即 <sub>(才)</sub> 、亦
瓜	ua	ua	大、我、誓、過，化、畫、話
	uah	uah	抹、活
皆	ai	ai	內、再、在、來、埋、愛、該、大、事、財、害、哉、哀
乖	uai	uai	怪、歪
交	au	au	偷、九、賢 <sub>(爻)</sub> 、後、投、留、教、頭
	auh		
嬌	iau	iau	妙、柱、了、要、條
	iauh		
嘉	ee	ee	父、差、家、下
	eeh	eeh	百、冊、歇、客、宅
伽	e	e	胎、處 <sub>(塊)</sub> 、坐、箇
	eh	eh	八、提、節
稽	ei	ei	地、嫋、禮、第、賣、袂 <sub>(不會)</sub> 、帝；所 <sub>(白)</sub> 、濟 <sub>(多)</sub> 、解、改、罪 <sub>(白)</sub>
		ou	所 <sub>(文)</sub>
檜	ue	ue	未、尾、過、歲，悔、盃、罪、每
	ueh	ueh	卜、說、月、血、郭
居	i	u	在 <sub>(仔)</sub> 、豬、鋤、箸、汝、你 <sub>[汝]</sub> 、去、魚、諸、如、須、遇、與、餘
		i	悲、鄙、比、味、知、值、庇、只、此 <sub>[只]</sub> 、之、志、施、是、恥、時、恃、世、理、止、兒、二、而、示、己、記、飢、起、氣、忌、其、宜、衣；死、四

	ih		
規	ui	ui	對、水、位、累、開、隨、雖、違、鬼、氣、為、規、誰
高	o	o	可、好、和、做、婆、報、敖、號、無(毛)、母、道、餓、寶、左、早、勞、過、惱、高
	oh	oh	莫(無)、落、作
茄	io	io	廟、叫
		ann	相(相觸)
	ioh	ioh	著、石、惜
沾	ou	ou	口、古、奴、吐、妒、哺、圖、數、五、后、怙、祖、都、圖、醋、徒，度(給)
船	u	u	事、思、厝、無、慈、肆、賜、此、侮、自、夫、死、婦、有
	uh		
ㄩ	iu	iu	抽、睞[珠]、求、又、受、有、酒、幼、咒

### 開音節鼻元音韻

十五音字母	韻母	Sangley	例字
監	ann	ann	他、咀(說)、今、三、敢
	annh		
驚	iann	iann	聽、件、成、正、聲、行、子(囝)、迎
官	uann	uann	判、旦、看、歡、碗
閒	ainn	ainn	僕
閔	uainn		
爻	aunn		
嚙	iaunn		
更	eenn	eenn	平、病、性
	eennh		
糜	uenn		
	uennh		
柵	inn	inn	邊、天、見
	innh	innh	乜、物
禪	uinn	uinn	浪[頓]、飯、問、全、光、園
扛	onn		兩、好

薑	ionn	ionn	上、娘、裳、像、想、讓
姑	ounn		
姆	m	m	不 (母)
鋼	ng	ng	藏 (圓) 、霜、糖

### 閉音節字母

十五音字母	韻母	Sangley	例字
甘	am	am	三、男、貪、感、暗
	ap	ap	答、十、鵠、踏、合
兼	iam	iam	點、念、謙、厭、險、濂、欠、減
	iap	iap	接；惡 [法] 、粒、
金	im	im	今、心、甚、淫、臨、蔭、飲
	ip	ip	執、入、及
箴	om		
	op		
干	an	an	萬、山、姦、牽、艱、難、閑 (閉) 、燦、爛、安、但；俺 (咱)
	at	at	識 (別) 、別、力、賊
堅	ian	ian	便、典、善、顯、天、顛、前、貶、辯、變、言、愆、年、遍、然、焉
	iat	iat	裂、潔、血、舌
觀	uan	uan	冤、羨、愿、亂、完、全、傳、專、怨、犯、源、原、反、選、歡、還、煩、關、援、寬、慣、凡、遠、飯、頑；俺 [阮]
	uat	uat	臼、法、罰、啜、月
巾	in	in	因、貧、人、吝、身、信、真、神、認、賑、親、震、新、民、銀、面、迅、孕、盡、恩、根
		un	均 (kun) 、恨 (hun7)
	it	it	一、七、日、逸、實、畢、乞；一、憶、得
		ek	一 (tsek8) 、疾 (tsek8)
君	un	un	本、忿、昏、𠀤、訓、孫、悶、論、尊、順、魂
	ut	ut	不、出、物、律、滑

江	ang	ang	人[儂]、放、共、望、可[通]、工、送、邦、降、江
	ak	ak	學；目、六、腹、縛、剝
姜	iang	iang	仰、賞、長、杖、將、傷、量、羊、揚
		iong	常 (tshiong5)
	iak	iak	若
光	uang		
	uak		
經	eng	eng	稱、命、寧、勝、情、釘、永、聖、先、刑、敬、等、生、明、鐘、升、更、平、清、能、窮、行、名、聲、正、兵、證、千、靈、登、慶、誠、靜、并、經、陞、病，怜[辨]
	ek	ek	得、極、德、益、戚、則；竹、燭、逆、或
公	ong	ong	枉、壙、王、蒙、總、皇、同、往、當、黃、望、痛、堂、葬、公；墓
		ou	墓
	ok	ok	福、覆、牧、毒、作、樂、哭、莫、託、速、伏、復、國、各
恭	iong	iong	眾、窮、鍾、中、從、恭
	io	io	著、足、獄、欲、贖、辱

### 【說明】

- 1) 本表最左欄漢字表《雅俗通十五音》一書之「字母」。每一「字母」七個聲調，包括 5 個舒聲調和 2 個促聲調（入聲），本欄不分舒聲、促聲。
- 2) 本表第二欄為《雅俗通十五音》「字母」擬訂之音讀，羅馬字舒聲韻、促聲韻分別標示。聲調不特別標示。
- 3) 本表第三欄為 Sangley 拼音經考訂所擬之音讀。
- 4) Sangley 拼音不出現之韻母欄留白，不做標示。留白只表示 Sangley 語料不足，不表示 Sangley 話無此韻。
- 5) 本表第四欄為 Sangley 韵母所涵之漢字。
- 6) 同一韻母內有文白音類時，文讀音在前，白話音在後，中間以分號";"隔開。
- 7) Sangley 字音與《雅俗通十五音》成不規則對應時，於《雅俗通十五音》的韻類下另立一類，以見其對應關係。